

看報的本事

天河

长大了，跟许多中国人一样，渐渐学会了怎么看报纸：反著看、侧著看、从字里行间看、往字的後面看、往话里面藏著的话看……等等，总之是不能只看字面，否则你就是一个童叟无欺的大傻蛋。

再一次的谎言大观大概就数得上对法轮功的宣传了。这一次我留上了心。第一个引起我注意的消息是中共中央发布的命令，“共产党员不准修炼法轮大法”。我用多年的经验一分析，便知除非已经有了太多的共产党员在炼，否则绝不会来这么一条通令。

下一篇特别著名的是《人民日报》社论“法轮功就是X教”。一看到这标题就想笑，想起了小时候很起劲地唱过的革命歌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嗨！就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就是好！……”但凡甚麽东西要加一个“就是”来拚命强调的时候，说这话的人就已经心虚得很了。

再后来报上说有200万人炼法轮功。200万！确实多得吓人。

忽一日报上又说，武汉破获三个法轮功书籍销售点，“非法”销售收入达1亿多。1亿多！甚麽概念？按一本书十几圆计算，一个城市的三个点就售出书籍一千多万册，怎麽全国才200万法轮功？

再后来报上又说了，200万炼法轮功的已经“转化”了98%，那麽也就是只有4万还在炼了。过了没多久报上又说中国人权代表团整了160多万人的签名到联合国去，表示中国人民对镇压法轮功的支持。这时我便知道一定是外国人很不支持镇压了，否则对付区区4万人，焉用得著160万人去签字？

我正自鸣得意自己的看报水平越来越高，岂知就忘了中国的一句老话，“常在河边走，焉得不湿鞋”，终於当了一回名符其实的“傻冒”。

这件事就是著名的“法轮功学员”“天安门自焚”事件。电视上冒著

滚滚浓烟的人体焚烧的镜头一出来，我就一阵噁心，再一看烧得满脸是泡的小姑娘一声一声凄惨地叫著“妈妈”，我立刻就闭上了双眼，从此後只要一演“自焚”就坚决不看，心里不免却想：林子大了，甚麽鸟都有，或许炼法轮功的人里，真有几个“走火入魔”的也说不定。

几个月後，朋友给我一张光碟，说是“天安门自焚”真相。我心想，“自焚”就“自焚”了呗，人都死了，还有甚麽“真相”？朋友问，天安门

薩斯是非典嗎？

萨斯病，是世界卫生组织为最近出现在亚洲并且传到世界很多地方的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正式命名。英文缩写SARS(译音“萨斯”)取自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每个字的第一个字母。全称为“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萨斯是一种极为危险的传染病，已经被国际社会看成是人类在21世纪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而非典型肺炎并不是一种新出现的病，通常是可以治疗的，而且很少有生命危险。

中国官方坚持使用“非典”的名称，分析其动机，无非是为了打消外国人对中国疫情的疑虑，减少民众的恐慌。

广东官员和北京的报纸，不久前还反复强调“非典”并不可怕，已经得到控制，他们还从医疗文献中挖出美国每年就有多少多少万非典型肺炎的案例，试图让民众放心。据中国官方媒体报导说，广东省卫生厅厅长黄庆道说，美国每年得非典型肺炎的人有560万，住院治疗的有170万，死亡率为5%，住院的死亡率占13%。言下之意，美国才是“非典”的发源地。观察家指出，这些话显然有误导民众之嫌。人们不禁要问，此“非典”是彼“非典”吗，美国的“非典”和中国的“非典”是同一种病吗？

广场那麽大，从来没见过人背著灭火器巡逻，怎麽在点火只一分钟内就有几十个灭火器、灭火毯、摄影师一起到齐？自焚的拍摄画面远、中、近景俱全，多部摄影机多角度同时拍摄，不是事先安排，岂能如此完备？

是这个理儿啊！再看光碟，慢

放镜头中，刘春玲後脑勺挨的那一闷棍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地展现在我眼前——她分明是被那一闷棍打死的！而这个画面是从中央台的新闻节目中录下来的！……

我的眼又一次瞪得像十岁那年一样的大。不过这一次不再在心里打寒颤，只是咬紧牙关，下定决心，时时提高警惕，决不让这样的傻冒事件再次出现！

机会又来了，“非典肺炎”“谣言”满天飞。怎样从报上得到咱想想要的信息呢？随手举例说明：

新华社4月17日消息：“教育部：防非典 高校可改变教学和学习方式”。甚麽叫“改变教学和学习方式”

啊？这不明著说学校都已经因为非典关门了、而且一段时间内还得关门下去吗？

新华网4月18日消息：“北京每日可向市民提供10万瓶防‘非典’瓶装中药”。十万瓶！得有多少人得病政府才会下这麽大狠心啊？

新华网4月18日「证券」栏消息：

“牛市不可逆转，‘非典板块’有望走强”。乖乖！连“板块”都出来了，还要“走强”！

所以呀所以，——白痴才会相信卫生部长张文康的“中国是安全的”！在危难之中，广大人民群众只有迅速提高看报水平，才能对瘟疫形势作出正确的判断从而保命；当然最好同时在

瘟疫发作期间，多睡觉少出门，多喝水少吃荤，多做好事少伤人。

现在报上又登了，卫生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长被免职了。呜呼！我们还能相信甚麽？

十岁那年，正赶上七六年“四五‘反革命’暴乱”。“国家大事”一窍不通，一概不问的。

无奈家里的墙破旧得不像样，母亲便搞了些报纸将墙壁团团糊上。躺在床上向这些报纸望过去，上面的字个个都认得，於是便一张一张读过去，就这样开始关心起“国家大事”来了。

报上说，“反革命暴徒”冲击了人民大会堂，焚烧了军车，等等。我看得咬牙切齿，怒火中烧，直到看到“解放军叔叔”将“反革命暴乱”“平定”了下去，这才安心地睡去。

几个月之後，墙上的报纸刚刚有点发黄，“四人帮”“粉碎”了；又过了几个月，“四五运动”平反了。而後母亲换了一批糊墙的报纸。

这次报上说，“四五运动”不是“反革命暴乱”，是广大人民群众自发纪念周恩来、不满万恶的“四人帮”的英雄壮举，後面还附了好多著名的“天安门诗抄”，甚麽“於无声处响惊雷”、“扬眉剑出鞘”等等，就是在那时第一次看到的。

我瞪著双眼看著这些报纸，心中所感到的伤害和恐惧无以言表。如果这一次报纸上说的是真的，那麽上一次说的岂不全是假的？报纸居然会骗人？！“国家大事”居然说变就变？！

我不敢问母亲，不敢问老师，甚至不敢跟我无话不说的同桌讨论。我十岁的心打著寒颤，已经知道了这种事情是不可以随便乱问的——世界很险恶，可不是甚麽童话故事。

SARS、人體和精神

(上接第一頁)

在对待这样的瘟疫发生时，它首先应该说真话，把实情告诉人民，不致於使之蔓延，这样就避免了人们在无知情况下传播。

比如，我今天看报纸，一个护士在不知道的情况下把病毒传染给了她的丈夫，她丈夫死去了。第二个就是，可以让人们知道其实人天生都具备抗病的能力，这种能力基於你怎麽

正确看待人自己。是把人看成是只具心肝脾胃的一个机体，还是看成一个既具有他的精神境界，同时又具备机体的这样一个完整的人，因为这两者是合为一体的，他们在互相起作用。虽然过去被忽略了，但现在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已证实了精神对身体的作用是巨大的，它可让你生，也可让你死。如果我们真正重视起来，SARS是

可以解决的。

E：现在死亡率毕竟还不到20%。

F：它的麻烦是现在发现SARS病毒可以在人的排泄物中存活4天左右。

E：这令我非常担心，因为中国的卫生设施还相当不完善，比如一个大楼被隔离，那能隔离它的下水道吗？

F：非常可怕，这也是我想讲的中国政府打压法轮功的另一个罪恶，据我们实验室研究出的结果，相当多的法轮功学员（我没有研究全部，但有很大一部份群体），我知道他们有一种免疫双向调节功能，甚麽意思

呢，就是当免疫反应过高时，它可以抑制它，使免疫反应不致於过高。当免疫反应过低时，它又可以提高它，使免疫反应不致於过低。是一种像带有安全阀效果的调控作用。它把这群人打压了，这麽多人在这个时候，如果炼功的话，可以起到一种保护，哪里只是保护他们自己啊，当他们不得病的时候，他们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免疫屏障，可以保护更多的弱者，这是我最痛心的，也是我最想讲的。我想告诉的是，打压法轮功，这是办了一件多坏、多蠢的事，当瘟疫流行，我们最需要的是对病毒具有抵抗力的人。